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三

王應麟困學紀聞或謂仲尼降黍離爲風然季札觀樂時已爲之歌王矣孔子正樂在後則降王爲風非孔子也

劉瑾詩傳通釋變風作而天下不知王然讀邶風北門曰王事適我衛伯今日爲王前驅唐搗羽曰王事靡盬秦無衣曰王于興師王命猶行於列國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引韓詩曰黍離伯封所作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  
 憂慝不識放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  
 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曹植貪惡鳥論昔尹伯  
 奇信後妻之譏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  
 得乃作黍離之詩亦用韓詩說而劉向新序節士  
 篇云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  
 是也漢師殊異若此王風不應有衛詩韓說近之  
 雞棲于塒釋文出時字云本亦作塒賈昌朝羣經音

辨同陸作時今注疏本作埶非毛舊本

陸佃埤雅釋獸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  
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頗譜物性然班彪  
北征賦視牛羊之下來用詩語作牛羊班氏世傳  
齊詩似齊詩作牛羊下來亦未必有意區別也

曷其有佶毛傳佶會也釋文引韓詩云至也案說文  
與毛傳同朱子取韓詩義

君子陽陽右招我遊房鄭箋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時在位有官職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

目耕帖

卷五

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  
可招者常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  
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案周禮春官磬師教  
緦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鍾師凡祭  
祀饗食奏燕樂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  
燕樂亦如之則此君子之官其磬師鍾師笙師之  
流乎

文選枚叔七發陶陽氣蕩春心李善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曰陶陽也當是說君子陶陶義

說文解字釋義也所以舞也引詩左執翳案翳是古  
字

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  
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相叶箋義爲長今則二蒲  
之音未詳其異耳翰案韻補蒲頗五切音浦周禮  
職方氏其澤數曰弦蒲鄭氏讀上聲詩不流束蒲  
叶下戍許又蒲或讀去聲龔頤正芥隱筆記樂天  
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蒲作去聲韻

中谷有推毛傳推離也正義釋草云萑推李巡曰臭

穢草也郭璞曰今芫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蒿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芫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菴臭穢臭穢卽芫蔚也翰案本草經上品芫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名醫別錄一名貞蔚李時珍本草綱目其功宜於婦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稱又本草上品別出菴蒿陶宏景曰狀如蒿艾之類與此迥異說文解字

推萑也引詩中谷有推萑與毛詩雖字通

說文解字澗水濡而乾也引詩澗其乾矣集韻平聲  
上二十五寒澗離他干切引詩同云或从佳

條其歎矣釋文歎又作嘯張參五經文字嘯詩亦作  
歎案陸所據毛本作歎張所據毛本作嘯故說互  
異也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  
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  
於末也韓詩外傳載此節引詩掇作撮下節引詩



亦作撥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詩我生之後逢此百離  
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今注疏本作百罹釋文罹  
一本作離指毛萇本也

說文解字覆車也引詩雉罹于罟集韻平聲下十  
八尤房尤切苞罕下引說文云云或从乎

爾雅釋器繁謂之罟罟覆也罟謂之罕罕覆車也孫  
炎注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釋文引韓  
詩施羅於車上曰罟

在河之滸毛傳滸水隤也正義引釋邱云夷上洒下  
不滸李巡曰夷上平下洒階下故名滸孫炎曰平  
上階下故名曰滸不行者蓋衍字釋文引爾雅云  
夷上洒下水滸旁从水

顏師古匡謬正俗齊書云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  
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  
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蕭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  
禮所用合脂熬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  
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既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

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誤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  
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芻兮云云  
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芻也蕭也艾也以爲輿喻  
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絺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  
療疾病豈得又言葛與蕭艾同爲一物乎未聞以  
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翰案王風懼讒之詩  
曰采芻采蕭采艾皆喻已之有用而見忌於時唐  
風刺聽讒之詩曰采芻采苦采葑皆喻人之爲言  
而虛構其事

天車之詩列女傳以爲息君夫人作傳云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

案此與毛詩大異以左傳記楚子滅息事考之亦不合蓋此息君夫人與息媯別爲一人楚以息媯故滅息卒納息媯所謂息夫人三年不言生二子者是也此之入宮而不貳醮與息君俱死者乃別一息君夫人非息媯也書缺有間幸得子政表之息君夫人不死矣白虎通崩薨篇引穀則異室二句云合葬者何以同夫婦之道也取爲禮制其非男女淫奔可知王命岳詩牖以爲大車之淫甚於邱麻邱麻淫人大車淫鬼令人不免失笑

毳衣如莢毛傳莢雝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莢亂也  
正義釋草云葭蘆莢亂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爲二  
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爲一草此傳莢爲蘆之  
初生則意不同李巡之輩以蘆莢爲一也戴氏考  
正按蘆字論當作藿孔冲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莢  
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藿葦傳曰未秀則不爲  
藿葦秀然後爲藿葦故先言秀又曰藿未秀爲莢  
葦未秀爲蘆是莢與蘆乃藿葦二物初生之名凡  
詩中曰蒹葭曰葭莢曰藿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

舉二物蒹葭藿菽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  
解字多本毛詩於蒹字云藿之初生然則毛詩轉  
寫譌失顯然矣案說文解字縗帛黓色引詩毳衣  
如縗則縗又詩之本字也

說文解字縗以毳爲縗色如縗故謂之縗縗禾之赤  
色也引詩毳衣如縗與毛詩作縗訓縗字異義同  
邱中有麻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首章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邱中  
境坳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次章

傳子國子嗟父鄭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  
賢案周禮地官大司徒疏引鄭氏發墨守云留乃  
在陳守之東是留邑之證毛鄭時古籍猶多指稱  
父子必確有根據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  
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  
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  
之恐有少誤

陳此心序張彩詩原云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



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  
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  
淫斥之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  
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  
說極通澈

茅坤鹿門集有說鄭風篇云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  
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  
是也孔子嘗剛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  
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口經於天下

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此仍襲魯齋王氏之說而小變其詞未足爲定論也

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作詩者之正意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則就詩人好賢惡惡之心以著其效而立之準也

緇衣之芻兮毛傳芻大也本爾雅釋詁釋文引韓詩

云儲也案說文解字蕭廣多也儲卽廣多之意惟  
廣多故大要是一義陳第毛詩古音攷蕭音芍叶  
傲予又改作韻

黃文煥云將仲子兮詩序刺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叔  
段失道而公不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  
人知其意若祭仲有請而設爲公拒之詞以天理  
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莊公縱不愛段獨不愛父母  
平獨不畏公侯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是  
爲譎諫

范處義詩補傳叔于田與唐風揚水椒聊皆不謹於  
始強宗之變也翰案巷無居人隱見跋扈之勢將  
叔無狙預料禍敗之萌與揚水之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皆以微詞見意乃或以叔于田本刺鄭莊  
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  
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其說詩亦庸矣

說文解字膾肉膾也引詩膾裼暴虎集韻上聲二十  
四緩膾胆或雀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語辭也鄭箋忌讀如彼

己之子之已案古人語辭多用兮字又轉作猗其  
揚聲讀者則作止作只又轉作忌皆隨其鄉語而  
異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五  
經要義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夾當鼓御者在  
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案隋志有五經要義五卷  
梁十七卷雷氏撰序在沈文阿何妥下蓋南北朝  
末季之人

洵直且侯毛傳洵均侯君也鄭箋言古朝廷之臣皆

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三英彙考傳云三英三德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案爾雅釋詁公侯君也此毛鄭之所本然臣謂之君而又以君子解君字少見迂曲英俊固是德然與彼己之子句尙隔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初學記引郭璞毛詩拾遺云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卽上素絲五紵也朱子集傳並取之

舍命不渝鄭箋舍猶處也戴氏考正案古字舍釋通

禮記舍菜作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兮序謂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初解亦從序說後定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爲証劉瑾集傳通釋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不知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本假詞以諷於嫫

此正玉之微辭也詩序首語國史所題其去古不  
更近乎

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惑祛吝亦泯李善注  
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祛去也案毛詩無單用祛字  
者祛與祛袂从衣不同未知當屬何句附載於此  
說文解字啟稟也引周書以爲討又引詩無我啟兮  
案啟古文魏字也

黃文煥云有女同車詩序刺忽之不昏於齊也齊女  
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刺之按



詩稱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  
詩

鄭志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  
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  
曾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  
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  
達經意翰案麟趾美振振公子管蔡亦在其中厥  
後監殷乃以武庚叛耳初亦未當不仁厚也聖狂  
之介只在一念間耳

說文解字葬木董朝華暮落者引詩顏如葬華集韻  
去聲二才二稗葬攝葬三字同案葬是本字舜古  
文假借字

埤雅釋草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  
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  
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  
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  
鄭讀曰橋誤

尤侗西堂雜組近世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

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遂爲淫奔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謂之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奔者也忠憲遽起

揖曰先生言是也翰案狡童序刺忽也不能與賢  
人圖事權臣擅命嚴粲詩緝以彼指忽所用之人  
子以稱忽語意尤爲優洽

褻裳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春秋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餓韓宣子於郊子  
太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又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  
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褻裳涉  
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子產在焉

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  
輟攻鄭案子產爲之詩亦賦此詩也非子產自作  
以古傳記徵之皆與序說合

詩序丰刺亂也謹案

個纂詩義折中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爲婦人之詞言男  
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以比晉人爭鄭  
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二章比晉人伐鄭已  
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三章比賦幣已具晉君一  
來則近服矣

東門之壇釋文出東門之壇云依字當作埤正義徧  
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  
埤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埤壇埤字異  
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埤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  
作埤案注疏本作埤依定本也惠氏棟九經古義  
余氏蕭客據唐石經皆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埤埤  
雅釋草東門之埤茹蒞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  
近而易如東門之埤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蒞在阪  
也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室  
家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  
可與成爲室家也經文作有靜室家較毛詩作踐  
訓淺者各自爲義尤覺古雅

風雨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  
淒淒雞鳴喈喈毛傳興也鄭箋云興者喻君子雖  
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唐李頎有風雨雞鳴詩起  
云不爲風雨變雞德一何貞結云欲識詩人興中  
含君子情推國輔上何都督履書君子脩身終不

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皆合序意

說文解字泚水流泚泚也一曰泚泚寒也引詩風雨泚泚案今詩無此語疑風雨淒淒之異文也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范祖禹曰大亂五世學校廢之由也此詩自漢以來諸儒皆主學校說集傳定爲淫奔之詩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亦以古義未可盡廢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  
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  
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  
鄴下詩本旣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  
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  
矣

挑兮達兮釋文挑說文作𦉳案今說文𦉳滑也引詩  
𦉳兮達兮又是部達字仍引作挑一依毛詩一存  
異文也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緣以  
死亡其首章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次章曰終鮮  
兄弟維予一人蓋同宗大臣爲此詩與籜兮稱佑  
叔者似出一手

縞衣綦巾說文解字引詩作縞巾云未嫁之女所服  
集韻平聲上七之渠之切縞綦幘綦並同云縞或  
作綦幘古作綦或書作縞新

聊樂我員楊簡慈湖詩解謂員是姓樓大防攻魏集  
存其說而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

更姓古無此姓乃語助辭釋文我員本亦作云韓  
詩作魂神也盧氏考證案元鳥景員維何箋云員  
古文作云則作云者古文也正月昏姻孔云釋文  
本又作員此韓詩作魂尤可見毛詩本作云也戴  
氏考正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  
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

集韻平聲下九麻之奢切閤城臺也詩出其闕闕徐  
逸讀又時遮切亦有閤堵字引爾雅閤謂之閤或  
从土又有茶字芳也爾雅藁薈茶則茶與閤古韻

本相叶也

王志長毛詩剛翼野有蔓草子太叔賦以享趙孟子  
蕝賦以饒韓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于於鄒  
之間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而歌野有蔓草古人  
於君臣朋友間每託言美人以致流連想慕之意  
簡兮詩西方美人可證此詩若爲淫奔名卿何以  
賦之大饗夫子何歌之以示子路宜以古序爲正  
案詩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  
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焉此本託興之意

韋昭毛詩答問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海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

見太平御覽所引

直說男女會聚又甚其辭則以淫奔解

此詩不始於宋人矣

零露漙兮匡謬正俗詩古本有水旁作溥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溥字讀爲團圓之溥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會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霽或作

溥耳單作專者古字从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  
益知呂氏之說可依翰案呂氏字林收專字亦是  
三家經異文

顧野王玉篇醜眉目之間美貌引詩青揚醜兮集韻  
上聲三十阮醜面柔也引韓詩青揚醜兮則玉篇  
所引亦韓詩也文選潘安仁射賦引薛君韓詩章  
句青靜也亦可互証又子華子引詩野有蔓草云  
有美一人清風婉兮案子華子或出漢魏人所擬  
而清揚作清風則用三家本也孔子家語致思篇

引詩又作宛王肅注宛然美也

集韻平聲下十一唐收當切澆霏露盛貌詩零露澆澆徐邈讀或从雨

說文解字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集韻平聲上十九臻潛字注通作溱淨

溱洧序刺亂也太平御覽卷三十引韓詩溱與洧方洧洧兮注洧洧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惟士與女方秉蘭兮注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  
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薛君此注似  
謂往觀之人所自作玩詩明言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則從旁觀指斥可見且往觀乎以下承上而言  
非謂淫者自詐也釋文引蒹兮韓詩云蓮也洵訃  
韓詩作恂盱云恂盱樂貌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  
將離別贈此草也漢書地理志引詩曰溱與洧方  
漣漣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  
其相謔作漣作菅與毛韓並異作恂盱與韓同與



毛異者班氏傳齊詩也

釋文渙渙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段氏玉裁詩經小學許書必木作汎汎从水九聲胡官切卽洹字之別體案段氏說與韓詩作洹洹同

齊雞鳴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而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譏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薛注與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雞之鳴同而以爲譏人義別王應麟玉海引作

悅人也則所見之本異較說義近

說文解字昌日光也引詩東方昌矣是東方明矣之  
異文

漢書地理志臨朐名營邱故齊詩曰于之營兮遭我  
虘巘之間兮又曰埃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  
體也顏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  
詩作營云往也巘山名也字或作獮亦作巘皆音  
乃高反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巘山也又云著地  
名卽濟南郡著縣也乎而語辭一曰門屏之間曰

著案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注遠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義亦似本齊詩

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齊風曰並駟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與毛傳合說文解字駢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駟從兩駢兮駢卽肩也爾雅七月傳三歲曰駢周禮春官大司馬鄭注一歲爲縱二歲爲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

駢並異

東方之日兮文選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曰言所說者顏色美盛也言美君東方之日與毛  
傳日出東方入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不同而與陳  
風月出語意合

東方未明序刺無節也朝廷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  
掌其職馮郝敬詩經原解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  
得司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  
爾

荀子大略篇引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爲諸侯召  
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與毛傳羣臣

顛倒衣裳而朝義合

葛屨五兩釋文兩王肅音如字沈音亮案說文解字  
緇履雙枚也集韻里養切與兩兩从並收上聲二  
十六養此王肅音如字也晉書阮孚傳未知一生  
當著幾量屨量卽兩字此沈重音亮

曷又從止正義言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之至  
魯也邱光庭兼明書引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  
逆姜氏于謹謹魯地謂是從送至謹入于魯地而  
以孔爲失

蕤麻如之何釋文蕤本或作藝案白居易六帖卷八  
引詩作藝藝卽蕤之俗字也

禮記坊記引詩蕤麻如之何橫從其畝鄭注橫從橫  
行治其田也釋文本亦作遊行治其田顏師古匡  
謬正俗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  
勞借音而徐氏並音橫皆失之詩釋文引韓詩衡  
作橫從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楊慎丹  
鉛錄由與農同引韓詩外傳云云又呂氏春秋管  
子歷紀皆云堯使后稷爲大由注大由大農也錢

諧神農幣文農作山翰案阿毗曇論日恒逐月行  
一日相還四萬八千八十出句以出句爲尺度數  
名亦因此出字也

說文解字孀順也引詩婉兮孀兮集韻上聲二十八  
獨力轉切孀變婁三字並同亦書作綴

總角非兮宋本作非參五經文字非古患反見詩  
風則唐時本亦作非也今以周禮礦作非此从非  
略有分別

說文解字獫狁也引詩盧獫狁案與毛詩作介令傳

訓縷環聲義別

毛奇齡國風省篇鄭人暴虎齊俗從狼非騶虞之仁也叔于田盧令令兩詩皆曰美且仁夸詞也

其人美且鬯毛傳鬯好貌鄭箋鬯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朱子集傳鬯鬣鬣好貌能得毛義

說文解字偲彊力也引詩其人美且偲與毛傳多才義合朱子集傳偲多鬣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卽此字

集韻入聲十六屑蒲結切做敗也詩做笱在梁徐邈



讀今韻不收

其魚魴鯪釋文鄭古魂反魚子也案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引詩曰弊笱在梁其魚魴鯪是鄭箋本作鯪而做又作弊也

楊時詩辨疑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其可得乎

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戴氏考正按發又

有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河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卽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卽發卸語之轉耳說有根據

邱光庭兼明書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日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開大之貌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  
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  
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  
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案清與揚皆目之所  
以爲美二章同義邱說是也

說文解字顯眉目間也引詩猗嗟顯兮案顯是名字  
異文

文選傅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繁分薛君曰言  
其舞應雅樂也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引韓詩

曰舞則冀兮薛君注同案說文纂似組而赤舞則  
纂卽六轡如組之義冀是訛字又四矢反兮釋文  
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也與毛詩異白虎通鄉射  
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  
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禮讓可以選士  
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  
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  
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以戒不虞也何  
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此則說

四矢禦亂從選字爲義與毛傳選齊貫中之義協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引詩寘之作寘諸以子  
之營引齊詩例之此亦齊詩也

摻摻女手毛傳摻摻猶織織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李  
善注引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織織  
女手之貌然則毛訓本之韓故也說文手部戈部  
皆引詩作搯搯女手玉篇手部引詩同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媿媿好貌引詩好人媿媿與爾

雅釋訓媿媿也。正合詩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注。  
並作提提。孔氏順毛而改。

說文解字僻避也。引詩宛如左。僻與毛詩異。朱謀埠  
詩故左辟象捕貴者飾也。乃冬服夏履。女執婦功。  
貧賤猶可耳。富貴則褊甚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正義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  
采莫其集注序。君子儉以能勤。今定本及諸本序。  
直云其君徐氏與喬云。君子所其無逸。不過知民。  
之依若魏君采莫以自課。直與民爭利矣。可謂儉。

勤乎儉勤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也

埤雅釋草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如緒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纁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

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樹果曰園引詩曰園有樹桃誘習韓詩然則園有桃韓詩桃上有樹字

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引釋樂  
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之消搖案初學記卷十  
五引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同  
爾雅釋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岵岵卽岵古字通用毛  
詩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岵王肅注仍依  
爾雅正義謂傳與爾雅正反是傳寫誤也施士丐  
詩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  
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承毛而誤今易之云陟彼  
岵以望父岵多草木蔽之望父而不見父也陟彼



屺以望母屺卽無草木蔽之望母而亦不見母也  
猶來無棄嚴粲詩緝母尙思之無棄母不歸林若撫  
詩談取之以爲得其旨矣

桑者閒閒兮釋文閒閒本又作閑閑案白居易六帖  
卷八十引詩作桑柘閑閑與釋文說合而者又作  
柘釋文所略也

蔡邕琴操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避  
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  
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

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非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宋琴操古琴曲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或以伐檀風詩不宜與雅南並入樂歌疑伐檀卽小雅之伐木案蔡氏序伐檀操有素餐及懸珍奇積白穀語實魏風之伐檀也琴曲復有十二操九引河間雜歌二十一章並非風詩且可入樂何獨於伐檀而疑之乎毛詩序伐檀而貧也鄭箋說首三句云是

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也說不稼以下云是謂在位  
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呂祖謙讀詩記坎坎實之河  
干悠然遺佚而不怨隗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  
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賣之曰汝未  
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貍何爲而來獨  
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  
者乎與毛鄭義合

莊子徐無鬼篇吾未嘗爲牧而特生於奧未嘗好田  
而鶉生於矣蓋化用詩不稼不穡四句語義

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楚辭九辯王逸章句謂居位  
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訓義與毛不殊文選  
傳武仲舞賦李善注引薛君璋詩章句曰素質也  
又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薛君璋詩章句曰何謂素  
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  
餐訓素爲質尤諦切

胡取禾三百億兮毛傳萬萬曰億鄭箋十萬曰億正  
義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意  
又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知古億十萬

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言萬畝而王制云方  
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案義當從鄭  
實之河之滸兮釋文本亦作脣案鄭注易緯乾鑿度  
引詩作脣鄭先學韓詩則作脣者韓經本也說文  
解字滸水厓也引詩實諸河之滸兮亦與毛異

不素殮兮毛傳熟食曰殮鄭箋殮讀如魚殮之殮鄭  
志答張逸云禮殮喪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  
相配故易之也

邱光庭兼明誓殞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

鼠頭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  
長陸璣滿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班謂  
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  
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書  
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  
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言之耳唐仲  
友詩解以碩鼠爲愛君之至尤有精思卓識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其後廢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  
而采蘋怨履畝稅而碩鼠羊賦斂重而譯告通班

祿頗而傾甫賴行人蹙而縣蠻諷案符引詩異文  
特多此說履畝稅而碩鼠作則春秋以前已有履  
畝之稅不自魯宣公始矣其云譯告碩甫循上下  
文義亦當指詩篇言第不知爲何篇異文鹽鐵論  
鹽鐵取下篇亦云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忘於公事是以有履  
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與潛夫所引詩是一家學  
呂氏春秋舉難篇宵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疾歌高誘注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

食我黍云云三章全載案後漢書馬衡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今本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以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謬此說甯戚歌碩鼠之詩而史記鄒陽傳集解藝文類聚文選成公子如嘯賦注皆引甯戚飯牛歌凡三章後人擬作耶抑疾商歌殆非一歌耶

漢書地理志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故參爲



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人不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問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茂聿其莫毛傳聿述也戴氏攷正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漏杜注云聿惟也亦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邇三字互用爾雅邇目也述也禮詩引詩聿述來考今詩作邇七月

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晁曰洎  
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  
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否字釋之爲  
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邇駁有聲邇求厥寧邇  
觀厥成邇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  
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  
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眈字注云詮詞也  
从欠从日曰亦聲引詩吹求厥寧然則吹蓋本文  
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邇詮詞者承上文所發

端詮而釋之也

後漢書張升傳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章懷太子  
注引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  
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已作以說義亦與毛  
傳異

列女傳引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利也案  
漢書匡衡傳晉侯好儉而民畜聚當亦指蟋蟀篇  
言

林若撫詩談唐風山有樞篇注云答前篇蟋蟀之意

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爲他人所有其辭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案如此解與序刺昭公義合

弗曳弗婁釋文婁馬云牽也案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樓馬季長訓牽則其所注本作樓也又弗鼓弗考釋文弗鼓本或作擊非案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詩頗若槁石火李善注引毛詩曰子有鐘鼓弗

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用則鼓  
或爲擊之證李善謂者與槁通則弗考或有作弗  
槁者歟

春秋公羊傳隱五年何休注引魯詩天子食日舉樂  
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御白虎通禮樂篇引  
大夫句作詩傳案此當是魯詩說何不日鼓瑟義  
也

儀禮士昏禮宵衣在其右鄭注宵讀如詩素衣朱紉  
之紉魯詩以紉爲綺屬也又特牲饋食禮注宵綺

屬也此衣裳之以黑其繪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禮有元宵衣案此作朱宵明宵與綃同仍用魯詩義禮記郊特牲注引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保則魯詩朱綃作朱綃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六引劉芳詩義疏綃當爲綃綃亦本魯詩爲說詩緝揚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沃鄭風言忽不能制權臣又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故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

說極近理

椒聊之實陸璣疏聊語助也朱子集傳從之案毛傳

椒聊椒也楚辭愍命王逸章句亦云椒聊香草也

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無朋平均無朋黨王肅

孫毓申毛謂無比例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

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

不朋黨乎正義以孫爲不然極爲鄭氏固成其說

終不若王肅之義長

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之哉此非斷章取義也詩人詠此本以懷良篤修激之人非直美曲沃桓叔也

曹粹中詩說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析其柞薪析薪如之何是也京新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案薪桂之義本此

見此邂逅釋文出觀字云本又作逅解觀解說也韓



詩云邈觀不固之貌今注疏本作邈迤而毛詩古本與韓詩同作邈觀也案者釋文字林作𦉰案廣韻𦉰字注引詩傳三女爲𦉰是毛詩本文又或作𦉰者也

有林之杜顏氏家訓書證篇江南本並木旁施大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釋文秋杜本或作夷狄字非也然則臨所非者蓋河北本也

獨行畏畏釋文畏本亦作𦉰又作𦉰案書洪範正義引作𦉰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作𦉰

說文解字異曰驚視也引詩獨行裊裊與毛詩異  
字亦小異

詩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自我  
人居居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自我人究究  
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爾雅釋訓云居居究究  
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  
人之惡較毛傳似有區別埤雅釋獸晉人刺在位  
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二  
章曰羔裘豹褱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

之而已今其用字等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  
以言不通究究以言不忽豹袪下大夫也豹褻上  
大夫也尤見明晰

鴻羽王事靡盬毛傳不攻綴也四牡章傳又云不堅  
固也案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  
讀爲監典絲注受其粗監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  
其良功者皆可與毛詩相發詩正義監爲蠶字異  
義同

未善詩解頤曲沃好晉王不命而掖請非禮也不句

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兩稱子之衣蓋見無君之心焉夫子著之於經見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道左道東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邱光庭兼明書明鄭入日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卽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

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休息於義何安案鄭義申毛道左之陽道左之陽人宜休息義下言人不得休息以杜之特生陰寡也乃言人不願休息之義詩中層折都到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釋文引韓詩周右也對左而言然不如曲字義密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戴氏考正按漢書云不以夫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亦不辭與當音餘誰

與自問也。誰與獨處。由六檀弓。惟與哭者語。同說義。其精可以羽翼傳箋矣。

人之爲言正義定本作僞言釋文大或作僞字非案。白帖九十二引詩作人之僞言從定本也。

采苓毛傳采苓細事七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微也。鄭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卽志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言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高朝瓊讀詩略記采苓于隰采苦于澤采葑于圃皆非山中之物而曰巔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

口之善狀辨草釋草芥甘者苦苦者蓋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芥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况也皆深得箋義

洪适隸續卷四載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

國風數篇之文也是以爲刺刺作刺猗作兮不稼不膏穡作毒坎坎作飲飲三歲貫女貫作宦山有樞作蔭何不日鼓瑟何作胡與毛詩異又有一職

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出一章及女曰  
雞八字可讀其間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也  
斷珪殘璧彌當寶貴已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多林木民以取爲室屋及定  
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爲先故奏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  
車馬出狩之事

沈萬鈞詩經類考鄭風都曼齊風圖緩秦風廉勁亦



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秦獨大於諸國

車鄰釋文本亦作隣又作隣案漢書地理志作車轄  
王逸楚辭九歌大司命章句引詩有車隣隣亦作  
隣張參五經文字隣詩本亦作鄰則唐初張所據  
本作隣陸所據者今本也

車鄰序美秦仲也嚴粲詩緝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  
矣車鄰其濫觴也但慎丹鉛總錄取之以車鄰刺  
穆公使詩人傳令近小人而遠君子也穆公學於  
寧人聖人錄此以正秦風垂戒深矣

坳雅釋馬觀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卽的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題顛上常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自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顛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曰的盧非也

說文解字賦馬赤黑色引詩四騏孔阜駟作四訓騏

字與毛傳駭囉亦小異

呂大臨云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  
駭囉詩稱秦君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他人君之奉稱備云爾翰案使令惟寺人從公多媚子此臣之所以日諂君之所以日驕秦法密於秋荼端由於此也

說文解字輶輕車也引詩輶車鑿鑿案鑿正字亦爲古文假借字

戴氏毛鄭詩考正秦駭囉三章箋云置鸞於鑿異於

乘車也。震按車亦無驚在鑣之制。蓋輶車驚鑣非對文。輶車也。驚也。鑣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又小戎首章傳游環鞞環也。震按釋文作斬環。引沈重之舊本皆作鞞。今考下言除鞞。蓋續傳曰續續鞞也。箋云。縹續白金飾續鞞之環。然則鞞環與游環乃爲二物。詩並言之。轉寫訛潤。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駝之斬。說文斬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斬。漢時謂之當膺。駝從斬而後於兩服其首。正兩服之胸。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

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爾  
雅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可  
與筴和發足下陰鞞傳筴不詳其所在孔沖遠云  
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  
鞞以引車今考車前揜軌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驂  
馬之鞞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  
之前故稱陰鞞耳攷東原先生嘗著考工記圖二  
卷引證羣籍羽翼鄭氏於聶崇義三禮圖多所訂  
正此其一班之見也

載獫狁驕毛傳獫狁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狁  
驕蓋本爾雅釋畜文爾雅作獨獫郭璞注引詩載  
獫獨獫說文解字大部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獨  
獫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屬車之遙載獫狁獫狁  
又作獫蓋三家本如此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  
達其搏噬始成之也載訓始頗費解不如車載義  
順陳霆兩山選譚諸家皆以獫爲田犬名長喙曰  
獫狁驕者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畢而  
遊園載獫於輜車以敬其驕逸予謂犬獫惡曰獫

馬跑逸曰驕蓋言用畢而載犬於車上息馬於轂下於以行圍而游息也自注又廣韻馬高六尺爲驕說亦有據

集韻去聲十遇續辭屬切連也詩陰鞞縶續徐邈說釋文續柔舊如字徐辭屬反集韻本此收入去聲也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節末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而荀子法行篇亦載此文與聘義小異今載之子貢問於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天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又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



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亦似說溫其如玉之義而與禮記聘義荀子又異龍盾之合毛傳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鄭樵詩辨妄以爲二盾之衛朱子集傳兼用其義

說文解字輶駟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沃以餽輶與毛詩盜字異

顧野王玉篇盾部引詩蒙啟有苑伐作版苑作苑又考工記弓人鄭注引詩竹鞞緹滕閉作鞞皆三家經異文釋文竹閉本作竹鞞又與鄭引詩異

列女傳引詩愔愔良人厥作愔聲相近也

李因篤蒹葭說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王思平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言也此前人之所未發王恕石渠意見以此詩爲聘賢者未得而行人歌之之詩黃之雋詹言謂當是蹇叔一輩人所作蹇叔送其子與師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辟風雨也遐思婉致同一吐屬說皆有見

蒹葭萋萋釋文本亦作淩唐石經本宋本皆作淩淩  
今注疏本作萋集傳用石經宋本作淩文選潘安  
仁河陽縣作詩注引韓詩宛在水中泚薛君曰大  
泚曰泚與毛詩采芣傳泚泚也義合

集韻平聲上六脂泚泚泚說文从階引詩宛在水  
中泚或作泚泚泚泚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傳條栢栢也皆本爾雅釋  
木條栢卽栢山榎郭璞注今之山楸梅栢孫炎曰

荆州曰梅揚州曰柑郭璞注似杏實酢釋文引沈  
重云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柑陸璣詩疏梅樹皮葉  
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  
不可食柑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章  
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  
多樟柑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柑也毛晉  
陸疏廣要爾雅之梅柑乃似豫章者古稱榲桲豫  
章郭景純不得以似杏實酢解之翰案有條有梅  
皆以山材言與梅杏之梅不同

顏如澁丹釋文丹如字韓詩作沔音撻各反沔赭也  
楊慎丹鉛總錄以澁丹爲花名其說亦異

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有堂本爾雅  
釋邱畢堂牆爲說基訓紀古無所見釋文紀本亦  
作岷沈音起正義案集注本作岷定本作紀然則  
毛舊本是岷字卽釋山之無草木岷也山無草木  
之處似屋基然故訓爲基也

徐氏與喬云或咎平王以岐西之地予秦竊謂不然  
犬戎之力足以殺幽王取宗周非列侯所能制也

且召大戎者申侯立平王者申侯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大戎乎惟秦與戎爲世仇而其地又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秦曰能逐大戎卽有其地是藉手於秦以報仇與秦猶愈於與戎平王此舉未爲失也

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史記秦本紀穆公卒葬雍從死者一百七十

人秦之良臣于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皆與序合史記蒙恬傳蒙毅言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亦歸罪於秦穆乃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注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鄭箋從死自殺說本於此曹子建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王仲宣詠史詩秦穆殺三

良惜哉空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替臨沒要  
之死焉得不相隨李德裕三良論且臣道莫顯於  
咎繇孝女莫盛於周公咎繇尙不殉於舜禹二后  
周公尙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  
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  
邱據安陵君同譏矣是皆以承恩自殉爲言而非  
穆公之亂命矣正義通鄭說云殺人以殉葬當是  
後主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  
已死此臣自殺非後主之過愚以爲三子非自殺



以殉實康公以父命殺之也玩本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知爲主命所迫曰殲我良人賁刺夫殲之者也案史記載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乃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互殉葬穆公以霸顯名於西秦乃不能革除弊俗遺命嗣主反多至百七十人此詩之所以興刺也刺穆公卽以刺康公罪分首從擿斥亂命而聽從亂命者自在其中矣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

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問父問不  
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  
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  
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  
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  
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  
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  
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

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恍然爲之變容問曰  
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  
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大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  
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可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  
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農風黍離文侯自讀農風曰  
鴉彼農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  
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  
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  
篋視衣顛倒太子曰君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  
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  
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

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韓詩外傳  
卷八亦載此條無造倉唐賜太子衣以下語句亦  
小異記敘容與婉曲而說三詩之興人尤爲切擊  
說文解字鴝鵒飛貌引詩鴝鵒彼晨風又鴝鵒風也玉  
篇同蓋毛詩作晨風別本有作鴝風者故許氏據  
用之埤雅釋鳥引禽經曰鴝好風鵒好雨然則謂  
之晨風可知也已

隰有六駁毛傳駁如馬鋸牙食虎豹說本爾雅釋畜  
郭璞注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皓牙

音如鼓食虎豹正義引之爲證以駁爲獸不爲無  
木但循上下文義苞櫟苞棗樹槎皆言木不應中  
間橫插一獸且駁之爲獸非可恒見詩人何得與  
苞櫟並言陸璣詩疏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色駁  
舉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正義據以爲言是也  
又案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駁  
馬云云引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尙可得  
駁馬鄺道元水經注瓠子水有栝柏數株檀馬成  
林謂檀及駁馬也黃氏滄詩經精義用槩參之說

云旨鵬爲蘿草以鳥名桑扈桃蟲鳥以木名游龍  
一名馬藜草以獸名六駿木以獸名扶蘇木以草  
名茅鴟鳥以草名芄狐獸以草名乘鳩獸以鳥名  
至萇楚介疑草疑木之間蝟蝟在非鳥非獸之列  
而異物同名同物異名更不勝數矣案莎雞亦是  
蟲兼草鳥二名

雅釋木山有苾棣隰有樹榘苞棣以况可與權之  
臣樹榘以况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  
者在下案論語唐棣之華兩節何晏集解屬上爲

一章謂賦此詩者以言權道陸氏從此生義未免

迂曲

無衣序刺用兵也不指言何公時詩明豐坊所傳爲魯詩以爲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而移在秦鳳之首次以小戎車鄰終南駟鐵皆襄公詩案史記秦本紀有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又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以史證之不爲無據



然秦以王事興戎者不止於此前乎襄公者有莊公之事秦本紀載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此與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尤切後乎襄公者有穆公之事左傳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雖爲晉侯所辭而已實見師而至河上矣亦非無與於王事然時次在黃鳥晨風之下渭陽權輿之上序又明言刺用兵攷力公二年秦伐晉於武城以報令狐之沒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此其見於史傳者  
審爲康公時詩矣康公承穆公霸四戎之餘烈凡  
霸者類皆假天子之號詩中稱王不必實奉王命  
也因王之一字改移詩次以遷就其說夫豈可哉  
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如字訓鄭箋云釋裘衣近  
汚垢用說文釋袴也以通毛傳潤澤之義案孔安  
國論語注裘衣袍釋也劉熙釋名汗衣詩謂之澤  
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  
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列女傳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  
文公太子榮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其作詩曰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顧你路車乘黃君子曰  
慈母生孝子與序說渭陽康刻念母也義合

朱道行詩經集思通晉霸中原秦穆之力也春秋載  
秦晉交戰抑晉予秦卽詩錄渭陽之意

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蔡謨疑字義佩者服用之稱佩  
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玉器則字  
從玉案隋唐志無疑字義之目當在蔡謨集

史繩祖學齋古畢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  
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幪乃  
始以夏屋爲屋宇楊慎丹鉛錄本其說又引周人  
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有橫下有樹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  
之爲大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屋之爲邱招  
魂篇各有矣夏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玉鬯  
章句引詩於我乎夏屋渠渠又云厦一作夏則厠

宋已皆以夏屋爲大室亦不至揚子雲始矣況毛  
傳只云夏大也鄭箋始以食具釋之正義引崔駰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  
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以  
爲義似可通翰案鄭必以大具爲訓者以與下句  
每食緊相應也

劉家龍噴誓疑並坐鼓黃趙高之蒿矢每食不飽四  
節之先聲